

中國文學精華

老子列子精華

民國廿五年十二月
民國三十年一月



中國文學精華

老子 列子 精華 (全一册)

◎

實價 國幣 四角

(郵運隨費另加)

輯者 中華書局

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上海澳門路

總發行處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〇九五二)

老子精華

目錄

安民	一	虛心	八
無源虛用	二	益謙	八
成象韜光	二	虛無	九
易性運夷	三	苦恩	一〇
無用	四	重德	一〇
檢欲	五	無爲	一一
贊玄	五	儉武	一二
歸根	六	聖德	一三
俗薄還淳	七	任成仁德	一三

微明為政

一四

玄德

一四

法本去用

一五

順化

一五

道化

一六

守道居位

一五

偏用立戒

一七

謙德

一六

洪德儉欲

一七

為道

一七

鑒遠忘知

一八

恩始

一八

任德

一九

淳德

一九

貴生

二〇

後已

二〇

養德

二一

三寶配天

三一

歸元

二二

玄用

三二

益證修德

二三

知難

三二

玄符

二三

知病愛已

三三

任爲	三三	天道任信	三六
制惑	三五	任契獨立	三七
貪損戒強	三五	顯質	三八

老子精華

安民

陳明卿曰：賞貨者其人盜。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一曰：守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彊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陳明卿曰：見亦不見，畏其背，行其庭，不見其人。又曰：骨不可弱，腹不可虛。

譚景升曰：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事無不知矣。

侯晉陽曰：虛實強弱之論，此兵機也，亦學術也，但看用法如何耳。善用之，則治天下若烹小鮮矣。

【音釋】【不尙賢二句】侯應琛云：上不務其賢，則民不恥其不我若而不爭。

無源虛用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陳明卿曰：俱在鏡中，此先天之解。

盧照鄰曰：優優羣品，遑遑衆人，雖鑿其竅，未知其身。

【音釋】【道沖】侯應琛云：沖，虛也。【象帝之先】王弼云：帝，天帝也。

成象韜光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陳眉公曰：此章似說養生工夫。

陳眉公曰：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誰有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陳明卿曰：風自火出，言須有物。

伊川深服此段
議論

邵堯夫曰：天地

無心而成化，聖

人無心而成治。

聖人之心亦天

地也，故以天地

喻聖人云。

陳明卿曰：私，私

百姓也，註自厚

淺矣。

臨石贊曰：人無
有不善，水無有
不下，疑此。

陳明卿曰：不處

典則爭起。

陳明卿曰：守己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楊復所曰：谷虛也，神妙莫測曰神，牝能生物，所謂如也。牝而曰玄，見其生而不見其所以生也。

陳子淵曰：玄牝形容一虛。

陳明卿曰：不他易，不勤難，微之微矣。

又曰：不自生即生，生生之謂易也，勿誤認。

易性運夷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

是金玉。

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莫子奇曰：天地惟一氣耳，計其所先，莫先於水。

徐叔明曰：盈者汎濫，銳者猛迅，富貴之常態也。

嚴君平曰：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患由於我，不在於人。

陳明卿曰：自古今第一地獄是富人，何也？欲貴者欲富而已。

無用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薛君采曰：章內雖直指有無，其意實卽有而發明無之所貴也。

蓋有之爲利，人莫不知，而無之爲用，則忽而不察，故借數者以曉之。

鄭方水曰：惟無可以用，非有何以成無，兩而一。

矣。

陳明卿曰：人皆有之以爲害。

【音釋】【當其云云】釋文當丁浪反。

檢欲

陳明卿曰：養生以谷神養目爲主。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陶石簣曰：釋宗旋返六根，獲三千功德，與此不符而合。

陳明卿曰：闕行妨句，令人可畏。

【音釋】【是以聖人二句】王鳳洲云：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不務外，故去彼而取此。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

孫一元曰：指點

無用 檢欲 贊玄

道妙，依稀欲盡。

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爲忽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謂道紀。

陶石簣曰：至道原無古今，若一句道破，便無意味，故奧衍若此。

王永啓曰：較之不覩，不聞如何？

【音釋】【繩繩】侯應琛云：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

歸根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一本作妄則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王龍溪曰：靜者心之本體，濂溪主靜，以無欲爲要。

陳明卿曰：沒身而已，此老不迂。

袁了凡曰：此老主棄知，今日知常曰明，蓋妄見撤而性覺圓也。誰謂

玄宗，不同儒釋。

唐荆川曰：語似逢源，指顧殆不可窮。

陳明卿曰：萬物作焉，萬物並作，我不自做，與人共做，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俗薄還淳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袁了凡曰：此章問于聖不敢問之口，尼山問之，當亦吐舌。後儒則有一罵而已。陳眉公曰：老子當周之季，見上以空文捋掖而下益亂，故爲此憤激之詞。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少私寡欲。

薛君采曰：意猛氣和，洵至人之言。

陳明卿曰：巧利卽盜賊之別名。

虛心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忽兮恍兮，其中有像，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陳眉公曰：斯道在兩間，其妙不可見，其理則參前，故老子極形狀之，而以歸之。上古之聖賢也。

孫一元曰：悠揚贊詠，語轉欲塞，道如是耶。

袁了凡曰：倏然而來，倏然而止，來似銀河，止似鐵壁；吾無以名，名之曰玄。

陳明卿曰：有精有信，正是非恍非惚。

【音釋】 【孔德】王弼云：孔，空也。 【衆甫】王弼云：衆甫，物之始也，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益謙

王守溪曰：既說盡了，又提起前面一句，作如此歸結，何等奇絕。

譚景升曰：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弊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陶石簣曰：人知此老與世反，不知世自與世反也。此老之反世，正諸世者也。而文勢如劍剖石。

楊升菴曰：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

【音釋】 【窪】釋文烏瓜反。

虛無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袁了凡曰：以自然宥天下，則無不樂，此老根極之論。

陳明卿曰：天地不能久，天地之所不能禁也。

苦恩

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唐荆川曰：奇峭語故取贅牙。

陳明卿曰：眞實讀書修行人，不可不猛省。

【音釋】 【跂】釋文華亭張氏本作企，苦賜反。 【跨】釋文苦化反。

重德

朱大復曰：老子此論，俱忘滿惡之意。

鄭大復曰：此章
議論大都勉人
當持重而主靜
意。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
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楊升菴曰：理幽語勝，他子書無此妙。

陳明卿曰：將伯助予，珍其輜重。

薛君采曰：輜重，軍中之重車也。軍無輜重則亡，人無輜重則殆。

【音釋】 【榮觀】釋文觀，古亂反。 【失臣】華亭張氏本作失本。王弼云：失本，謂喪身也。 【失君】王弼云：

謂失君位也。

無爲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一本有者字。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

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贏，或載或隳，是
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薛君采曰：所謂
甚泰，非所謂後
世誇淫險奢之
事，凡增有爲於
易簡之外者皆
是。

嚴君平曰：言爲禍匠，默爲害工，進爲妖式，退爲孽容。

陳明卿曰：取天下而爲之，多患此三者。

【音釋】

【响】釋文許其反，華亭張氏本作歛，音虛。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陶石簣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仁義之後，必有矯誣，情多則性失也。須善讀之。

陳明卿曰：天地仁，聖人仁，仁滿天地之謂道。

王陽明曰：此直著強兵之戒，孟子善戰上刑之論，與此意同矣。

【音釋】

【好還】釋文好，呼報反，還，音旋。

王陽明曰：論道而至爲方物之所歸，侯王之所賓，天地和氣之所種，道之妙斯其至矣。

王守溪曰：老子

聖德

道常無名，朴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之，知之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袁元峯曰：前後文字俱奇嶮，此章悠遊閑適，令人冷然而解。

陶石簣曰：川谷江海之譬，開未來無窮眼目。

陳明卿曰：此謂抱朴。

【音釋】「朴」侯應琛云：無名之朴，卽道也。

任成仁德

大道汜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而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

聖德 任成仁德

以懦弱謙下恬淡無爲即是道故其論道上曰朴雖小此又曰可名於小其旨歸可想見矣。王陽明曰：淡而不厭之祖。

歸震川曰：按微明兩字，或又謂已上八句，其道微而其效明，卻亦說得去。

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楊復所曰：小大之指，不得已而幻其說，蓋欲醒世故也。

陳明卿曰：真主真種。

【音釋】 【樂與餌】 釋文樂音岳，王弼云：樂與餌，則飴令過客止。

微明爲政

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強，一本作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無名之朴，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定。

楊升菴曰：微明字深幽。

又曰：朴又無名，幾於口吐心悶矣。

陶石簣曰：不欲以靜，併無靜也。若有靜焉，天下各以其靜爭，烏得定乎？此論超過諸聖也。

【音釋】 【噏】釋文許及反，顧云閉塞也。

法本去用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

陶石簣曰：向云自然生道，又云道貴自然，一者其自然之謂乎？陶石簣曰：玉石者物於物，非不

物於物者也，故云珠珞尙可欲耶？

楊升菴曰：此二句似新語，又似古賦。

朱大復曰：此即楞伽經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

朱大復曰：此即楞伽經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

朱大復曰：此即楞伽經以無故成有，以有故成無。

朱大復曰：純是理境，名言深悟玄機者。

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一本無必字。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珠珞如玉，珞珞如石。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楊升菴曰：故致數車無車，一本作數譽無譽。

【音釋】【其致之】王弼云：各以其一，致此清寧靈盈生正。【珞】釋文音祿。【珞】釋文音洛，又音歷。

道化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陶石簣曰：強梁是逞智驚巧，失其自然，非徒恃力而角者。

王陽明曰：作易之原。

偏用立戒

嚴君平曰：有爲之爲，有廢無功，無爲之爲，功遂無窮。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以是知無爲之有益。一本有也字。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一本甚愛上有是故

二字。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陳仲醇曰：人之堂愈高則去頭愈遠，服愈華則去身愈外，此語可以參看。

陳明卿曰：身亦不可多。

洪德儉欲

道化 偏用立戒 洪德儉欲

陳眉公曰：其用兩字，或有就用心解者，亦說得去。

楊升菴曰：說出有道無道之不同，因深著貪欲之害而歸結之。知足常足之一語，見爲侯王戒貪欲而知足，則戎馬不生，而走馬可卻矣。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爲天下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陶石簣曰：五大之用在六識以前，若作意爲之，是亦奸人之雄耳。

又曰：卻走馬以糞，攝情歸性也。戎馬生於郊，背覺合塵也。謂此老止於譚世，非知言者也。

陳明卿曰：躁靜二病，說盡陰陽之患。

又曰：不見可欲，是無罪之人。

【音釋】 【卻】釋文除也。

鑒遠忘知

陳明卿曰：真經
論道學
王陽明曰：爲學
卻從多聞多見
上用功，故曰日
益，爲道只存虛
清本源上用功，
故曰日損，要之
學不積，則本源
不清，日益者正
所以日損之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
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而至於無爲，無爲而無不爲。取天
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楊升菴曰：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
卽一歲之運。

陶石簣曰：人益則天損，故日損者，去益之道也。惟益旣損，其天
乃全。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怵怵爲天下渾其心，

顧涇陽曰：提出聖人無常心。又云：聖人皆孩之，則有心者可以惕然省矣。

唐荆川曰：生生之厚一語扼要。朱大復曰：無死地者，非別有左道秘術也。誠察於安危，謹於禍福，而物莫之能害矣。

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嚴君平曰：由此觀之，無心之心，心之主也，不用之用，用之母也。

陶石簣曰：歛歛者，如詩之秉心塞淵，然必天下之心渾，而聖心之渾乃至。

【音釋】【怵】華亭張氏本作歛，釋文歛許及反。

貴生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兇虎，入軍不避甲兵，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陳明卿曰：無死地則生生厚。嗚呼！予死以地者多矣。

陶石簞曰：不尊道貴德，則爲天之戮民。然則任智者死之地也。夫自然者，生之府也！

朱大復曰：此章卻爲養生而言，故首論道之當

養德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楊升菴曰：物必期於成不成，何以爲物，第當思其何以成？則玄之又玄矣。

【音釋】 【亭】釋文如字別也。

歸元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

守中論聖凡理欲之不同未則歸結聖人能見得真守得固所以卒能善其生。

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陶石簣曰：母者道源，子者道流，從源至流，遡而還之，此老之玄。

孫柏潭曰：幽渺古邃，逼真青中紫氣中物也。

【音釋】【以爲天下母云云】王弼云：母，水也。子，末也。得本以知末，不舍本以逐末也。【塞其兌二

句】王弼云：兌，事欲之所由生，門，事欲之所由從也。

益證修德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

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

朱大復曰：朝甚除以下俱寓言民好徑之弊也。陶石簣曰：逐道之華，忘其本實，是以好徑。孫柏潭曰：之子，驗修身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

與大學修齊治平，若同一機，但不同者，吾儕以實聖而老子以虛無耳。

鄧大復曰：老子言道德而每以嬰兒爲淨者，蓋嬰兒泊然無欲，物交而不加應，此爲未雕未琢之質，與五氏所謂大人者無失其赤子之心意亦略同。

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唐荆川曰：後段言治大暢演。

陶石簣曰：惟此一德實餘，二則非真，從真而遊，乃止豐普，此不拔不脫之妙諦也。

陳明卿曰：無所不修，是中正以觀天下。

玄符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嘎，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楊升菴曰：奧奇語不爭多。

陶石簣曰：握固峻作，通先後天，是性宗旨，亦命宗訣。

陳明卿曰：心自然使氣。

【音釋】【峻】釋文于和反。【終日號而不噉】釋文號，戶毛反，噉，一憑反，氣逆也，又於介反。

玄德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王守溪曰：至人神矣，大火焚而不能熱，江漢決而不能寒，疾雷破山，烈風振海，而不能驚，此之謂也。

陶石簣曰：玄同之妙，絕親疎，去利害，忘貴賤，卽不二門。

陳明卿曰：可得而親，則疎之至者也。

袁了凡曰：世人號稱知道，大率夢境。故知者不言，以其言之未盡也。世之昧者，以夢爲實，遂至兢兢誦說，終不離夢。故言者必不知由其見之未真也。

順化

李九我曰：藏有於無之意。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詖，民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楊升菴曰：寫無懷葛天之世，殆盡悶悶等字大奇，真有欲爲而無可爲意。

袁中郎曰：善復爲詖，政察而民缺也。

王陽明曰：正復爲奇，奇自可爲正也。奇絕奇絕。

【音釋】【缺】華亭張氏本作缺。

守道居位

順化 守道居位

孫月峯曰：齋字把作齧字看，尤有深味。
陳明卿曰：先故生。
陳明卿曰：須知傷人處甚細。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剋，無不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王鳳洲曰：談治身治世之術，可謂奇創，字法亦奇。

李九我曰：治天下固當以鬼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是也。

陳明卿曰：以先得天道爲積德，發所未發。

又曰：聖人傷人，鬼亦傷之，天且弗違，況於人乎。

【音釋】【有國之母】王弼云：國之所以安謂之母。

謙德

李九我曰：議論與孟氏樂天畏天之說頗相類，但其用意有偏正之辨耳。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楊升菴曰：不過牝牡字耳，說得如此開博深隱，他子書未易得。

鄒大復曰：當知取國之道，卽自取之道也。

蘇紫溪曰：畜字入字，可參易理。

【音釋】【大國者下流】王弼云：江海居大而處下，則百川流之；大國居大而處下，則天下流之，故曰大國下

流也。

爲道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

王鳳洲曰：此俱

極論道之爲至寶，無論智愚賢不肖，皆可藉此道以物身，見人當懦弱謙下，知常守柔，以不乖此道也。

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以求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

楊升菴曰：奧字奇古，奧猶曖也，可得庇蔭之辭。

陶石簣曰：本自不失，故云得耳。本自離過，故云免耳。殆求無其求者耶？

陳明卿曰：美言尊行，餘贅之尤，赤子何知焉。

恩始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矣。

杜子美曰：君看

燈燭張轉使飛

蛾密

陶石簣曰：難易

大細就世諦論

耳，此老主意實開不二法門也。

王鳳洲曰：此等識見，即中庸知遠之近，知風之自，與孟子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若合符節，一以貫之。

陳明卿曰：知幾之學。

陶乃冰曰：報怨以德，宜善解，須從大小多少看出，看得四字透，便有個直字在，猶云報之一道，當斟酌其輕重，不則，幾無詞於報德也。

淳德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一本作然後。至於大順。

孫月峯曰：智爲國之賊，所以治人事天莫如嗇。

王守溪曰：深明智巧不可以治民，而欲挽之於無爲，玩末句，乃至於大順一語，便可想見其旨歸。

王鳳洲曰：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此也。

陳明卿曰：玄德深遠，只是尋常，尋常只是楷式。

【音釋】 【楷】華亭張氏本作稽。

後已

薛君采曰：此章專言不爭，觀用三個是以字層層起伏，變化不可捉獲。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蘇子由曰：聖人非欲上人先人，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不先且上耳。

嚴君平曰：體本和合，無以物爲，而物自化之。

陳明卿曰：言亦不可不下。

蘇東坡曰：此節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朱大復曰：不武不怒，不與爲下，名雖不同，而尚道德，貴謙退之意，則同。

三寶配天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爲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譚景升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

袁中郎記曰：夏瀑如怒。又曰：荆卿灌夫之飲怒，雋語不一，往往似化此寸莖草。

侯晉陽曰：以慈衛之，行兵中大陰隲語。

【音釋】【若肯久矣其細也夫】王弼云久矣其細，猶曰其細久矣，肯則失其所以爲大矣，故曰若肯久矣，

其細也夫。【長】釋文張丈反。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王陽明曰：此數語皆慎用兵而不輕敵之意也。

釋典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如是則寶存。果非輕敵者，可以參看。

楊升菴曰：哀者一字，爭奇註相惜字，旨趣尤長。

【音釋】【仍】華亭張氏本作扔，釋文扔音仍。

知難

揚升菴曰：兩語
大奇，竊宗萬物
之宗也。君乃萬
物之主也。
宋潛溪曰：揭者
同其塵，懷玉者
寶其真也。

王鳳洲曰：堯舜
其猶病諸。
朱大復曰：精神
不可厭，然惟聖
人爲能愛精養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楊升菴曰：被褐懷玉，似六朝庾鮑箋記中語。

唐荆川曰：以句多古漢，升菴漫發此意。

陶石簣曰：知希通聖凡說，夫使聖人不我知，乃爲真無知，獨不
曰知之一字，衆妙之門耶？可相參論。

陳明卿曰：爲赤子易。

知病愛己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挾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

神，故聖人終之。

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陶石簣曰：飽食高眠，何所事，日從東出，又西沉，恍參不病，不厭之解。

又曰：自知不自見，正如明鏡能照萬形而不自照。

【音釋】「夫唯不厭是以不厭」王弼云：不自厭，是以天下莫之厭。

任爲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繹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楊升菴曰：不爭之意，數發之，然觸目愈新，不知其沓。

陶石簣曰：以不爭爲勇，豈惟天道大，地下人而人莫之踰，亦善

王鳳洲曰：此章是戒勇敢者之不可，故以取惡于天儆之。

勝也。

陳明卿曰：天之所惡，其網更密。

【音釋】【縶】侯應琛云：寬也。

制惑

王鳳洲曰：老子傷時，正不先以道德而徒尚刑罰，故爲此言者。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者矣。

唐荆川曰：語句曼悠，便是子長手出。

陶石簣曰：觀此則生道爲殺，殺反成生，奈何有專殺者。

陳明卿曰：殺之而不怨，真大匠手。

貪損戒強

陶石簣曰：食稅之薄，民返其朴。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

相遊於無生化之國。

王鳳洲曰：此章

大意總是戒人

不可恃強，而草

木用兵，皆借爲

例也。或謂此章

是泛論物理，恐

未必然。

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嚴君平曰：天地之理，小不載大，輕不載重；故強人不得爲王，強木不得處上。

陶石簣曰：堅強柔弱，皆借用意，若以此求伯陽，便被此老熟瞞。陳明卿曰：輕死反爲求生，妙妙。

【音釋】【強大處下】王弼云：木之本也。【柔弱處上】王弼云：收條是也。

天道任信

王鳳洲曰：天道暗昧難見，故借張弓爲喻。莊定山曰：此見聖人以柔弱自處，故卒能自強其身，而世人則昧之，故卒莫之能行。

陶石簣曰：儒者躬自厚之說，其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天下柔弱莫過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薛君采曰：古之人，後其賢智以養人，後之賢智者，後愚不肖以養己。

陶石簣曰：道個損有餘，補不足，便見清淨自然，非一味稿滅者。蘇子由曰：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爲不祥爲殃故也。

任契獨立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

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

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

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王鳳洲曰：任契之說，若有所待也；獨立之說，一無所係也，總歸於自

然。

陳明卿曰：善惡太明，終非極至，不相往來，情至之極。

【音釋】 【司徹】王弼云：徹司人之過也。

顯質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

去左契有幾，其猶龍乎？
尼山氏
豈非我乎？
王鳳洲曰：老子
追思上古無爲
之化，其體彌深，
其意獨切。

黃發陽曰：至末
久以聖人之道
爲而不常爲言，
便見老子一書

宗。大抵以虛無爲

道，爲而不爭。

陶石簣曰：愈有愈多之說，似非無爲純理，曷不曰易知有親，易從有
功乎？覺易理差勝。

陳明卿曰：雖有且多，終不彩。

列子精華

目錄

黃帝	一	仲尼	二八
周穆王	一九	說符	三九

列子精華

黃帝

孫月峯曰：光景好，然語未鍊淨。

又曰：重前兩句亦是法。

陳明卿曰：治生不愛民，其養生可無問也。何也？以其欲多。

孫月峯曰：肆筆而成，亦自腴暢，第鍾錘力未至，趣味稍減。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𦞙𦞙，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𦞙𦞙，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

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憎，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撻無瘡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陳明卿曰：隨世愛慕，是謂情求。

孫月峯曰：莊亦載此事，而語止兩三句，然彼故爲勁潔。
李叔琳曰：雅淨。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佞不愛，僊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士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一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聞之，從列

孫月峯曰：四層
意敘述有致。

陳明卿曰：自此
遠矣。

孫月峯曰：妙旨。
陳明卿曰：是無
所不悅。一註疏。

又曰：意精語簡。

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斬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女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者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盼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

潘文在曰：此雖尋常語，而鍊得入妙，散而密，渾而峭，參錯頓挫，大有遺音遺味。

孫月峯曰：平語軟收。

又曰：模寫有奇色，語絕工峭。

陳明卿曰：人生

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女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其胸，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一列禦寇爲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

無此汗，便不痛不癢。

又曰：結構好，點注處亦有濃色，第辭句間銜裁，尙未極微之蒼然之光。

陳明卿曰：好名之人，畢竟爲飢寒所使，亦有不飢不寒而好爲此者，正其萬分

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游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爲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眦之；既而狎侮欺詒，

攬捩揆，亡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骺骨無礪，范氏之黨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惟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

孫月峯曰：語意極醒，而文勢跌宕。

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怵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鴛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鵙鴉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梁鴛曰：「鴛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饑飽，

此段語莊子人間世篇有意語

俱妙。

說理精。

此段莊子所無。

莊有。

意奇。

孫月峯曰：理精。

莊有。

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順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一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乃若夫没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譖，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一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愒。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拱內。一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

工。孫月峯曰：語未

莊有。
又曰：短而精附。

陳明卿曰：三昧
法門。

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鼈鼉魚鼈所不能游，向見吾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齋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絜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檝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

有致。

杜子美詩輕輕

不下鷗。

清中有雅致。

孫月峯曰：此是實理，如山居者不知險，澤居者不知濕，中有幾則患難貧窮經之若無。

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一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一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芴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闔者，遊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

又曰：能不爲最難，此方是大聖身分。
莊有。
是大文字，最濃厚而渾勁。

又曰：參禪宗祖。

又曰：字而俱險，隨而工絕。

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譖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衾，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乎不諛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

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沈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怗然而封戎，壹以是終。一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

莊有。
孫月峯曰：隋語。

潘文在曰：全篇章法入妙，不見句注，字微可觀，而法亦不顯。

孫月峯曰：語工絕，最有濃色。

無汝保變上句，勝莊無保汝。

若銘若贊。

莊有。

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己？」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旣來，曾不廢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莫汝若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一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澣漱巾櫛，脫履戶

簡妙。

此點綴使今人爲之必入在前。

莊有。

陳明卿曰：美妾而聞道則大善矣。

孫月峯曰：妙論。

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一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一「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己若者，柔先出於己者，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先出於己者，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一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

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至於弱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驅虎爲前驅，雕鷂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

陳明卿曰：聖王無機心。

陳明卿曰：先會奇。

莊齊物論亦有此事而斷意不同。

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遺逸焉。一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芋，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芋，朝四而暮三，足乎？」

莊有。
四層形容好。

妙語。

孫月峯曰：是不
通語，然由此轉
入下意却妙，所
以動宋王者全
藉此。
四累即指前四
層意。

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
公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一紀涓子爲周宣王養鬪雞，
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
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
幾矣，雖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
者，反走耳。一惠盜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
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盜對曰：「臣有道
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
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盜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
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
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非有愛利之心也；臣
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

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
盜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
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
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盜趨而出。宋
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孫月峯曰：語意俱同，莊覺此更淨。

【音釋】【焦然肌色好黝】好黝，黑氣也。【雲霧不礙其視】礙與礙同。【姬將告汝所學於

夫子者矣】姬，居也。【心庚念是非】庚，更也，下同。【魚語汝】魚，音也。【是故還物而不留】還，

音送，遇也，又逆也。【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恟目，動目也。【口所偏肥】謂惡而咀嚼之。【莫不睥

之】睥，輕視也。【骯骨無礪】礪，敗也。【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謾，起也。【譖】與噫同。

【與齋俱入】齋，莊子達生篇作齊，水之旋磨處也。【若檝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怱然而封戎】封戎，

真不散也。【而整其所患】整，積也。【曾不廢藥乎】謂教誨也。【睢睢吁吁】皆矜持之貌。【伏

不必童而智童】童同也。

周穆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破，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蠖而不可饗；王之嬪御，臙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筭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

潘文在曰：詞調
典潤有委，故自
婉麗而餘態。

孫月峯曰：細膩。

造語古勁。

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拂，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恆疑，變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藹驪而左綠耳，右騃赤驥而左白灤。主車則造父爲御，商裔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騃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

獨此一語生情。

幻。

太平易，太分明。

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漚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于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一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余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老成子

陳明卿曰：況不思而得者乎。

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一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八徵者，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燼；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

上九句夢因，下四句夢應。

作此等怪說固
自奇。

意妙絕。

陳明卿曰：談中
國如在世外。

孫月峯曰：撰事
甚奇，行文卻平
易。

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密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煥，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一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

陳明卿曰：尊卑相爲晝夜，其中有妙理。

孫月峯曰：此段文勢比前較跌宕。

更奇。

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噉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一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旣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

又更奇。

陳明卿曰：士師非臯陶，彼且自夢，安能辨人。

孫月峯曰：熱鬧。

陳明卿曰：庸醫殺人。

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一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

又曰：師不忘易，師忘難。

迷。

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乃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一 秦之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朽，嘗甘以爲苦，行非以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故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

孫月峯曰：快論。

誑。

詳敘情收好。

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一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也更微。

孫月峯曰：此篇分六節，游幻夢忘迷誑，總只是一有無，同真妄意。中間模寫處，煞有風神，奇談詭說，乍讀之，真是驚心駭目。

又曰：筆力舒徐自在，曲述瑣記，而不失其雅，質而色濃，古而味腴。

【音釋】「有化人來」化人，有幻術者也。【化人猶不舍然】猶言不覺然。【其宮榭若累塊積

蘇焉】積蘇，積草也。【高商爲右】商，音泰丙，古之得道者。【曰靈夢】靈，音憫，夢也。【昔昔夢

爲國君】昔昔謂夜夜也。【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與徇同。【迷之郵者】郵與尤同。【榮汝之

糧】榮，棄也，言枉費汝之糧也。

仲尼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

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

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問，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

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

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

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

孫月峯曰：此是粗直文字，雖不甚鍊細，然卻慷慨有氣。
陳明卿曰：有憂聖人之體。

此卻是列子本色。

陳明卿曰：回賜根器不同。

孫月峯曰：以不

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夜不輟。一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

通語轉意與刺
不入擊不中同
法。

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一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

賢於意佳。

點注處亦推潤
有致。

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納，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瞽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辨，無不聞，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

言知四層意與
首篇生化同調。

夫子吾非散敘
語明係誤重出。

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羣。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未行者與言，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爲言，亦言。無知爲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

無故意妙，古詩
所遇無故物，焉
得不速老。

陳明卿曰：觀我
生，觀其生，見人
生觀境。

孫月峯曰：意奇。

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恆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

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
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噫，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一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季良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蚺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一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

潘文在曰：可見楊朱之歌哭有解衆人之歌哭有情。論精。

陳明卿曰：世多受人養者，顯其面目何如耳。

孫月峯曰：大約與莊子庖丁章同意。

潘文在曰：此雖

來者奚若？」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幼羣聚，而爲牢籍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饑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羣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

是戲爲詭語以見奇。然至理卻亦寓。兵法避實而擊虛，攻其不守，守其不攻者，皆是此意。

意妙。

徐大生曰：運用精神之極，勁而腴，陷而潤。

李維垣曰：看他

鍊法入妙，無痕跡可尋。

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

妙解。
侯晉陽曰：細玩此等辨，真不知何由起，然總只是合名實意。撰語絕工妙，以簡附勝，稍繁則味減。
解語亦以簡妙。

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暵，矢墜地而塵不揚。」是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暵，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踰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

陶乃冰曰：到底
總只是不知。

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鑑，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頑空。

侯晉陽曰：人言古文文字之達者，始於列子。其然！

【音釋】「歸家淫思」淫思、深思也。【果若欺魄焉】謂塊然其形，似魄非魄也。【衍衍然若專

直而在雄者】在雄、猶尊也，狀其傍若無人之意。

說符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
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
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
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
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
行，將有隨之。』」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
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湯武愛天下，
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

孫月峯曰：姿態
乃在觀影上。
平淡。

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

「嚴恢曰：『所爲問道者爲富，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強食靡角，勝者爲制，是禽獸也。爲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

「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

「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非獨射也，爲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

「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故不班白，語道失，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故治國

李維垣曰：立意
精空。

隋語。

陳明卿曰：併掃知巧歸於自然。

莊有。

徐太生曰：得此下句，倒應固有淺易。

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一宋人有爲其君以玉爲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下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鄭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一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爲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爲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

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趣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潘文在曰：今之失時者，亦宜奮以待用。

談諧。

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

李維垣曰：的是實理。

徐太生曰：此詞已見黃帝篇，但彼云性命，此云忠信，意旨稍異。

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而一國盜爲盡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郟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郟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郟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鼃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

錄語。

妙解。

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一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

潘文在曰：然此事奇而語常。又曰：細閱此文，意味本不深長，得簡敘爲勝，此覺太衍。

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故善持者勝，以強爲弱。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迓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

侯晉陽曰：想頭形容好語亦鍊。

徐太生曰：其中事理境俱精章句字皆妙。是極鍊文字，然其鍊又絕無痕跡，但見質而腴渾而勁。

潘文在曰：細玩此理，甚精甚近，今與高人談，必不記其著何衣，若記其著何衣。

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一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杖，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一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肋骨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蹶。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

則定非解談者。
陳明卿曰：得神忘形。

孫月峯曰：語附。

單字附。

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一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一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

陳明卿曰：談世情變態洞心賊目。

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禩，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一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忝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一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克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揄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

孫月峯曰：點注委細則色濃。

淨而腴。

有色。

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懂於天下。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一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汝非盜耶！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一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去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辯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

林云：唯，唯也。人請於我而唯之，則我請於人，亦唯我。結構好。三節轉意，文亦鍊淨。大凡文鍊則味厚，淨則色濃。

精隲。

兩語特隲甚。

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一楊朱曰：「利出者實反，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一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者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叔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

至此方點明。

妙論。

本學泐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拊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

妙論。

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者，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一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啖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

快論。

妙論附語。

簡有致。

曲寫意狀妙。

陳明卿曰：卜鄰之難如此，故曰老死不相往來。
孫月峯曰：平寫事。

哉。一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廩。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一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一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一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一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鏃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著，其行足躓株堦，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

隋撰語。

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獲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徐大生曰：引喻明淺，說理入玄。

【音釋】

【強食靡角】靡，共也。角，試力也。謂飽食而共角力。

【宋有蘭子者】蘭，妄也。與闌同。凡人物不

知出生者謂之闌。

【明瓊】今骰子類。

【掄魚】醫采之名也。

【等倫皆許諾】俠客之同輩皆許諾也。

【密數其齒】謂數契上名物也。

【俄而扣其谷】扣，古搦字。

標商冊註

